

# 美國文學評論集

朱炎·著

美國文學評論集

朱

炎著

# 美國文學評論集

65. 5. 0123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初版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六十元

著 者 朱 炎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7683708・7678738  
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謹以此書獻給許瘦

## 美國文學評論集序

這個集子裏的九篇文章，是我近年來研究美國文學的部份成果。內中除了一篇書評（「幻滅與永恒之間」）和一篇演講辭（「痛苦的象徵」）以外，其他七篇，對作者來說，都是相當吃力的研究論文。在忙碌的都市生活裏，從事這種研究與撰寫，是一個十分痛苦的過程。它曾使我生活失調，寢食不安，虧待了我的家人和學生。每寫完一篇，我都感到精疲力盡，像是生了一場大病。每一篇論文，由研讀原著和專家們的評論、選定主題、整理資料、草擬大綱而至全部寫好，平均總要花上四個月的時間。福克納的小說尤其難纏，譬如討論他那部艾卜撒隆（*Absalom, Absalom!*）的論文「白神之死」，竟把我折騰了整整的七個月之久。

作者之所以願意在授課與公事之餘，「艱苦地」從事文學的研究，不單是基於個

人的興趣和職業的責任感，更是基於一種瞭解：藝術——包括文藝——是一種嚴肅的營生；藝術的創作過程，是一種痛苦的執着、磨鍊和昇華，而研究它的人，也往往需要付出相當痛苦的代價，才能真正體會到此中深邃幽奧的含義。我國文壇上的某些現代的伊比鳩魯派人士，擅唱「閱讀文學作品應是一種享受，根本無庸苦讀」的論調，不知害煞了多少文學界的後生。可以供人「享受」的作品，其內容的分量，大概都不太多。以苦寫著名的福克納之徒如何以心血來培育其藝術的花朵，固不必提；就是那廣為伊比鳩魯派人士所喜愛的海明威，寫作起來，也是認真得驚人。他曾經把他的第一部小說旭日又東升（*The Sun Also Rises*）整個重寫，也曾把他生前最後出版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修改過無數遍。筆者以為，讀這種作品時，如果不求甚解，或只顧享受，顯然要辜負作者的一番苦心，甚至根本無法維持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正當關係。

其實，閱讀現代小說——尤其是現代歐美小說——「享受」樂趣的機會，越來越少。一旦潛入某作品的意識流或虛構的世界裏，讀者所面臨的，可能是某種痛苦或難堪的現實；所感受到的，可能是某種強烈而起現實的震撼。而真正熱愛文學、關心世事的人，就得接受這些現實與震撼的挑戰。

當然，每次艱苦的耕耘，總會有些收穫。譬如，在苦讀了幾部傑作之後，筆者越發覺得沒有為「文以載道」的問題而傷腦筋的必要，因為筆者越來越覺得問題不是應否載道，而是如何載道。因為依筆者看來，每一件文藝作品，都有其要旨，主題或中

心意象，而這種要旨、主題和意象就是所謂文學的真實 (literary truth)，也就是道。筆者也不會再為「形式與內容孰重」的問題而困惑，因為我所讀過的偉大作品都顯示給我一個事實：內容往往可以決定形式，而形式上的各種要素，都是被用來有效地呈現一個真實、意象或主題的。至於這些真實、意象和主題到底如何，還賴讀者自己去下工夫體會。筆者在這幾篇裏所強調指出的，不過是一點拋磚引玉的淺見而已。

本書第一、三、四、五篇，曾在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的美國研究季刊上發表過；第二、六、七、八各篇，則曾在臺大外文系主辦的中外文學月刊上登載，而最後一篇的重要部份，也曾在臺灣新生報的現代學術專欄裏出現過。今蒙上述三方面慨允，將這些論文集印成書，非常感激。

朱 炎 謹識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廿九日

於臺北市舟山路臺大宿舍

# 目錄

目  
錄

|                   |     |
|-------------------|-----|
| 美國文學評論集序.....     | 一   |
| 一、梭羅看人類的新生.....   | 一   |
| 二、淫與罰.....        | 二一  |
| 三、幻滅與永恒之間.....    | 四三  |
| 四、海明威小說裏的女人.....  | 五九  |
| 五、美的喪失與復活.....    | 七三  |
| 六、黑色十字架.....      | 一〇七 |
| 七、福克納黑人意象的雛形..... | 一二九 |
| 八、白神之死.....       | 一五一 |
| 九、痛苦的象徵.....      | 一八三 |

## 梭羅看人類的新生

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62) 自從在一八四一年與艾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82) 住在一起並開始在麻州康考特鎮 (Concord, Massachusetts) 的文化圈裏活躍以來，就被蓋上各種不同的名義加以討論或批評。跟他比鄰而居的大批評家婁奧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爲詩嘲笑他是「艾默森的做造」；<sup>1</sup> 他的好友乾寧 (Ellery Channing) 稱他是「詩人自然主義者」；<sup>2</sup> 有人看到他在華爾頓 (Walden) 湖

---

<sup>1</sup> Bartholow V. Crawford, *Henry David Thoreau*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p. xi.

<sup>2</sup> 梭羅好友 William Ellery Channing 曾寫過一本名爲 *Thoreau: the Poet-Naturalist* (Boston, 1873; rev., 1902) 的書。

畔遺世獨居，把他看成一個逃避現實的人；有人看到他爲了反抗奴隸制度，除了寫文章抨擊，還不惜以身試法因而坐了一夜牢，很自然地就把他視爲一個激進派；又有人因爲感於他的道德勇氣而稱他爲改革主義者或道德主義者；<sup>3</sup>當然，更有人把他看成一個超越主義者 (transcendentalist)。

以上這些看法，有些根本是錯誤的印象，另外一些雖然不能算錯，但仍嫌以偏概全。其實，無論就梭羅的生平或作品的形式與內容看，他並不僅是某一種主義者或某一種典型人物。他是一個風格超逸、個性獨特的詩人；是個重視生命、珍惜生活、追求生命的真義並能想到做到，化思想與行動爲一體的人。就連大英百科全書對他那些觀念的描述——一個人必須要不惜代價地遵從其良心；生命太珍貴，不能將之庸庸碌碌地浪費掉；森林與溪邊的世界是好的而市街或人群中的世界是壞的——也顯然是過分簡化了梭羅的生命觀與生活態度。梭羅說他自己是個「詩人、神秘家和超越主義者」。<sup>4</sup>巴靈頓 (Vernon L. Parrington) 教授按照梭羅對自己的這種說法，加以詮釋，謹慎地設想梭羅一生的要務就是人生：

冒着再犯一次徒勞無益的危險，我們或許可以把牠看成一個由希臘人轉變而成的一個

<sup>3</sup> Walter Harding, ed., *The Thoreau Centennial*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64), p. 104.

<sup>4</sup> Vernon L.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II*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54), p. 393.

超越主義的經濟學家。……一個靠着每天跟風雨接觸而保持頭腦清新和神經強健的戶外哲學家；一個好奇地窺探自然的奧義而又熟悉希臘與東方思想體系的神秘家；一個精於各類家常技術却又愛親自驗證事物之優劣而不輕信傳聞的美國北方佬——梭羅的首要事務似乎一直是人生本身……。5

這段引文是說梭羅的人生態度反映了希臘、東方與新英格蘭人的人生觀，或是更進一步地將這三種人生態度融現為一體，筆者以為這是一項「雖不中，不遠矣」的看法。我們知道，梭羅對希臘的古典文學鑽研既深且勤。他熟讀荷馬的史詩、奧斐斯(Orpheus)的詩作、阿乃克雷恩(Anacreon)和品德(Pindar)的抒情詩、伊斯奇勒斯(Aeschylus)的悲劇，以及普魯達克(Plutarch)的歷史人物傳記等。他甚至被稱為「康考特鎮最好的希臘學者」。6自從搬進艾默森家裏以後，梭羅在前者的書齋裏首次發現東方文學的書籍，如獲至寶，就開始研讀，他曾說：「我最愛看的讀物是各國的經典，雖然我對印度、中國和波斯的經典比對希伯萊經典更為熟悉。」他並曾在「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間為日規雜誌(The Dial)自四書和佛經中選錄一些章節。7事實上，梭羅的作品中多的是東方的觀念和象徵。

5 Ibid., pp. 393-394.

6 Walter Harding, *A Thoreau Handboo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00. 此語係 Harding 引自 Van Wyck Brooks, *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 p. 284.

7 Ibid., p. 98.

古希臘人的生活一直是自由人生的典範，千百年來一直爲人們所嚮往。在那個天地裏，城邦與田園相接，文藝與體育並重。在原野上遇到一個男人，你不知道他究竟是個牧羊人，吟遊詩人或是個哲學家，或是三者都是；在清溪邊遇到一位姑娘，你難以確定她是一位踩葡萄酒的女孩兒，一位河仙或是一位女神，或是三者都不是。我們由希臘的史詩、抒情詩、悲劇和喜劇中所看到的人類，不管受了多少大的苦難，都是那樣俯仰自如，自然而然地表現其喜怒哀樂的感情。他甚至敢冒犯諸神，然後以自身的痛苦作爲代價，換取神與人的和睦關係。這樣的人類才讓我們感到是個享有理智與情感的平衡、身心的健康的正常人，自由人。

中國古聖先賢的人生哲學，或身體力行，汲汲於道德的修養，期能居仁由義，依禮中節，優游於和諧的人際關係中；或追求敦親睦鄰，成人成物，民胞物與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或在貧困的條件下，通過默想，達到精神的超越；都是在發揚人性，使之止於至善，發現真我。古印度的經典，或教人透過瑜珈或冥思，達到身心的一致；或主張萬物輪迴，靈魂不滅，都是使人通過神秘的氣氛，獲致來生的希望。而梭羅那個時代的美國，地廣人稀，西部大片土地，還待開發，一個憧憬中的「美國夢」在等着實現。這麼一個環境裏的美國人對於人類的未來，當然是滿懷興奮，滿懷熱望與理想。

古希臘人、古東方人和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人的生活，如果能够揉合爲一體，將是一種相當理想化的人生。而梭羅却被巴靈頓教授認爲是個兼具這三種氣質的思想家。筆者不敢斷定梭羅是否已曾將這三種人生態度和諧地融和於己身，但是却深深地感到他對人生的看法和對人類誕生的期望，却是受了這三種人生思想的啓示與鼓舞。

有蘇格蘭、英格蘭和法國血統的梭羅於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在麻州康考特鎮附近他祖母的農莊上。他父親是個失意的生意人，母親則是個精力充沛、健談而對周圍的自然環境極有興趣的女人，生有兒女各二人，梭羅是老三。他父親在生意失敗以後，以賣手製鉛筆維持家計，母親則經營一個寄宿公寓，生活十分清苦。梭羅生下來第二年，全家遷往柴爾傘斯福（Chelmsford），三年後移往波士頓，兩年後又遷回康考特鎮。梭羅十六歲時進了哈佛大學。他雖然身在哈佛，但卻對童年玩樂的自然環境念念不忘。

在哈佛大學裏，他不是那種一般人心目中的優秀生，但卻學得一口流利的希臘文和拉丁文，對英國詩的造詣也很深。一八三七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畢業後受校長的推介，在康考特公立中學教了幾天書，後因拒絕施行體罰而辭職。同年秋，他毛遂自薦，認識了當時已因自然（*Nature*）一書而成名的艾默森。次年，與長兄約翰合辦一所私立學校。一八四一年，當梭羅二十四歲時，開始與艾默森同住兩年，並在日規雜誌上發表文章。次年，長兄去世，梭羅心靈上受創甚深。梭羅在艾默森家裏類似長工，每天做些雜事，但也偶爾做做秘書的工作。艾默森把他看成伙伴和門徒。由艾默森致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信裏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梭羅相當看重，認為他將成爲一位了不起的詩人。在兩個人一起出外散步時，梭羅對野外生物的瞭解與興趣，使艾默森極爲佩服。艾默森利用他的影響力，使梭羅的一些詩得以在刊物上發表。

一八四五年三月，梭羅開始建造其華爾頓湖畔的小木屋，七月四日搬入該屋，開始其兩年兩個月的獨居生活，時年二十八歲。第二年仲夏，他因抗議黑奴制度而坐了一夜牢。一八

四七年九月六日，梭羅離開華爾頓，又在艾默森到歐洲作演說旅行時到他家去住了一年。有人說這個時候的梭羅早已愛上艾默森的第二位太太，因此影響了兩個人日後的感情。艾默森曾數次在日記中透露其對梭羅的不滿，說他有時像個警官，出言不遜，不夠朋友，而且好頂撞人，以駁倒別人為樂事。而梭羅也在日記中表示出他對艾默森的惡感：

我有兩個朋友。我在接受其中一位的友情時，不得不感到低聲下氣。他不願與我平等相處，只想做我某種程度的贊助人……我們的關係竟是一齣長的悲劇。<sup>8</sup>

像梭羅那種有獨特性格的人，處在那一種環境下，其內心的感受是可以瞭解的。不過，這些怨懟之辭並不能否定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深厚關係。在梭羅的葬禮上，艾默森仍然獻上了頌揚亡友的悼辭。而這篇悼辭對梭羅身後文名的增長，大有助益。<sup>9</sup>

一八四九年，河上一周 (*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出版。當時這本書發售的情形，被描述為「一項完全的失敗」。一八五四年八月，舉世聞名的湖濱散記 (*Walden*) 問世時，出版商們由於河上一周的教訓，不想印行。時至今日，這本書可

<sup>8</sup> Oscar Cargill ed., *Henry D. Thoreau: Selected Writings on Nature and Liberty*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52), xv.

<sup>9</sup> 參閱 Harding, *Handbook*, p. 178.

能是十九世紀文學中讀者最多的一本非小說的著作。有將近兩百種版本，並被譯成每一種重要文字，梭羅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一八六〇年梭羅寫了兩篇爲布朗（John Brown）辯護的文章。布朗是個急烈的廢奴論者，他曾率衆攻打西弗琴尼亞的哈潑斯·費瑞（Harpers Ferry）火藥庫以鼓勵黑奴造反，終被逮住吊死。梭羅竟爲這麼一個被美國大衆視爲狂徒的人起而辯護實在令人費解。不過如果將這件事跟一年以後的南北戰爭聯想在一起，就多少會瞭解一點梭羅此舉的意義了。

在南北戰爭爆發前，梭羅的肺病開始惡化，終於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早晨平靜地逝世，享年四十五歲。臨死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好意地問他說：「你已經跟上帝和好了吧？」他回答說：「我沒有覺得曾跟祂吵過架呀。」<sup>10</sup>

梭羅作品的標準版本是一九〇六年在波士頓出版的梭羅文集（*The Writings of Thoreau*），共二十本，包括他的書信、日記和河上一周、湖濱散記、緬因森林（*The Maine Woods*）、鯊魚岬（*Cape Cod*）等重要作品。除了書信和日記寫的大多是些日常的瑣屑事物以外，其餘的作品無不表現出一種掙脫羈絆，親近自然，力求新生與超越的強烈意願。當然，他所表現的並不只是一種意願，他還要將之付諸行動。如果說一個超越主義者是個強調直觀與精神力量超越經驗與實際觀察能力的人，那麼，梭羅跟艾默森同樣是超越主義者。然而，梭羅與艾默森在生活態度上仍然有其不同之處：梭羅的表現遠比艾默森爲具體。所以有人說：「

<sup>10</sup> *Ibid.*, p. 15.

梭羅的重點在於具體的事物，而艾默森的重點則在於哲學的關係。<sup>11</sup>事實上，梭羅的「溫和抵抗」(“Civil Disobedience”)一文就是超越主義在政治上的具體表現，而湖濱散記裏所記的生活，更是他那超越觀念的實際試驗。所以，我們可以說，梭羅是美國超越主義的實踐家。根據筆者的看法，就一個人的生活層次說，梭羅是由反叛者而改革者而實踐家而詩人；就人生態度來說，他是由珍重生命而欲掙脫生活的羈絆以達成人類生命的復甦而力圖超越以求得人生的真諦。

梭羅既然有這種觀念和意圖，自然會對現代人的生活方式非常不滿。事實上，在湖濱散記中，梭羅所表現的是一個眼光非常敏銳的人生觀察者和言辭非常犀利而富機智的社會批評者。他看到他的同胞都在苦難中掙扎：

我曾走遍康考特；我看到各處的居民——無論是在商店裏，在公事房裏，在田裏——都像在以千百種的方式苦行贖罪一般。<sup>12</sup>

<sup>11</sup> Walter Blair, et al., *American Literature: A Brief History* (Reprinted in Taipei: Chung Yuan Publishing House, 1971), p. 100.

<sup>12</sup> 參閱 Brooks Atkinson ed.,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Random House, Inc., 1950), p. 4. 在本文中所有引自梭羅作品之引文的頁數都根據這個版本。

他看到可憐的人們，在生活的重擔下，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原都具有一顆不朽的靈魂，但是這顆靈魂却正被他們的田產和苦工所壓抑與扭曲。他們原是屬於風光優美的田園的，但是如今却甘願在骯髒的豬窩裏徘徊。其實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用不到擁有那麼大片土地，那麼多家產，用不着浪費那麼多勞力，因而沒有餘力維持自己人格上的正直與人際之間的正當關係：

實際上，勞苦的人沒有每天維持人格廉正的餘暇；他與別人之間也不能維持最正當的人際關係；他的勞力會在市場上跌價。他沒有時間好好做人，只能當一盤機器。〔p.5〕

他看到隣居們都在嚴肅而痛苦地生活着，內心中充滿了憂慮與惶恐，却從未有變換一下生活方式的打算。他認為人們已經習於被動的受苦受難，過分誇大了工作的重要性，因而阻礙了人格的發展。在梭羅的心目中，人們花那麼多勞苦汲汲於物質享受的追求，是一種愚蠢的浪費。他認為營華屋蓋大廈沒有必要，而精美的傢俱則是一個圈套（pp.59~60）。

梭羅以為大多數的人都在物質的羅網裏毫無意義地掙扎着。他對奴隸與窮人非常同情。他憎惡美國中產階級剝削社會的行徑。他為那些以血汗供養富人，却又被富人們所輕視的貧苦大眾感到不平：

某一階層的奢華被另一階層的貧困所抵消。……為宮殿修飾簷板的工匠，夜裏得回到